

證詞 - 廖亦武

首部

心里正有点发酸，床下突然有声音叫我，探头俯视，是一个戴眼镜的大脑壳男生，黄杠囚装在他身上，竟像过于肥大的校服。“我是李必丰，”他谦卑地笑道，“久闻您的大名，没想到在这儿碰见。”

这种套话我多年没听了，顿时感到久违了的亲切。

李必丰见我发愣，就急不可待地将布帽掀起，进一步露出开阔的天灵盖：“我读过您的《死城》《黄城》，很多遍。您到绵阳看您姐姐的时候，我差点按捺不住找您去了，可惜。”

“是么？“我受宠若惊，急忙下床结交新朋友，“您认识我姐？”

“我的朋友文强被抓前和您姐同一单位，他说您姐去世时，新华农场的女犯都哭得死去活来，她们还自动凑钱为您姐送祭幛、花圈。好人啊，唉。”

“对，对。”我应道。听这位陌生人一口一个“您姐”，我激动得气都粗了。

“快开饭了，”李必丰却猛刹住话头。“您稍微休息几分钟，我们饭后见。”

我木瓜一般呆立，一只鞋还汲拉着。李必丰已消失在空气中。“才把老子的胃口吊起来就跑了，”我懊恼地想。却不明白这就是诗人兼活动家李必丰的禀性，他永远匆匆忙忙，在时间里不着边际地赶路。

刚开晚饭，李必丰又捧着个面碗窜组来了，“我这儿有咸菜，”他说，随后就地一蹲。

旁边姓张的犯人组长招呼道：“疯子，听说你算命准，一会儿替我算算？”

李必丰道：“我只会用《周易》打卦。”

“那就打一卦。”

“你该不会学老毛引蛇出洞，脚跟脚就到政府那儿去汇报我搞封建迷信吧？”

“啥叫‘引蛇出洞’？我胯下这条老菜花蛇十年没出洞了。”

“五七年反右，老毛耍阳谋……”李必丰想解释，众犯早哈哈笑开了。

我拉李必丰走。篮球场大的院子里，犯人们正以组为单位，蹲着、站着吃面；二楼平台上，一位中年狱警裹着军大衣，“他在观察我们。”我提醒道。

“没事，警犬的职业习惯。”李必丰说，“这个圈子内，羁押着几代政治犯，他们必须提高警惕。靠报栏的那位瘦子，平常像懒洋洋的鸦片烟鬼。吃饭却贼快。他一有空闲，就搂着个破吉他抒情，弹得烦死了。这两天，他爱上个村姑歌星，叫杨钰莹，就一根筋地弹她的成名曲，《山含情水含笑》，可那张苦瓜脸，找不出一丝情和笑。他是国民党特务，你能看出来？”

“这年头还有特务？”我怀疑道。

“你我当然识别不出来。可你去与他打交道，则会感觉的确异于常人。他总是羞涩地笑，就是不会吐露半个有关案情的字。直到有一回学习《育人报》，大家才晓得身边关押着一个间谍组织，首犯在解放初期就潜伏下来，军衔上校；80年代利用探亲，恢复与台湾谍报机关的联系，争取到经费，就在重庆建立特工总站，自任站长，发展了十多名特务成员。搜集政治、经济、社会情报自不必说，他们干过一件惊天动地的事：从广州海珠广场对面的一幢大厦顶，卜刺刺地抖下一幅近二十米长的巨幅标语：‘三民主义统一中国！’据说每个字起码有国宴的席桌那么大。”

“特务就干这个？”

“那反标在青天白日里招摇了几个钟头，才被一个关心政治的离休干部发现，太蹊跷了。大概是反标周围的广告多，大家都看麻木了。”

“你咋晓得的？”

“主要罪行登在报纸上，犯案细节嘛，全监狱都在传。开大会时，我望见过张特务他们首犯，干巴老头，二目透亮。张特务是尾被告，七年；干巴老头判无期，特务是不减刑的。他们的联络暗号是：‘变沙漠为绿洲’。”

“他只有干死在沙漠了。”我叹道。

“两岸不统一，死在哪儿都一样。”李必丰草草结论，转话锋道：“你下床的老白毛，文革中遇造反派抄家，他操家伙对抗，结果致残一人。本该枪毙，鉴于有自首情节，从轻判处死缓。他已坐牢24年，罪名为反革命暴力杀人。”

我倒吸一口凉气：“咋熬过来的？”

“在这个圈内，除了八九反革命，没人愿讲自己的案子。可能因为无声无息地劳改多年，人关疲了，也就懒得嚼舌头。您看，洗碗那位，梅花党的三号人物。头两号枪毙了，他判无期。”

“梅花党？”我愕然道，“我当小孩的时候，就从布告上见过这反革命组织。”

“相当于反动会道门。还有正式登了基的皇帝，与我同一号房，经常读《黄帝内经》。上个月，皇帝在犯人大会上被监狱政委一顿训斥。陛下要报考函授大学，缺学费，就急中生智下旨给江泽民、李鹏两位大臣，令从国库拨经费若干，助朕完成学业。”

“你在编故事吧？”

“我诅咒。圣旨是用珠笔写的，打头就是‘江李二大臣接旨，’把政府都吓出身冷汗。若早几年，够加几年刑了。”

我咧咧嘴，笑不出，也不想问处理结果。李必丰还在滔滔不绝，大约类似的人物故事几天几夜说不完。刚遭遇时还觉新鲜刺激，好奇劲一缓，就觉得累赘、拖沓、千篇一律。你被煤炭一般互相混淆的面孔纠缠住，嗓子发紧，想尽早爬出去透口气。残酷而

无聊的人生，众多反叛者的个人史就这样在一个接一个的龙门阵中被肢解、消磨，并逐渐消逝得无影无踪。

證詞 - 廖亦武

Part 2

“都是因为你传到海外的那张集体照，随后出狱的李必丰说，”据说上了美国《新闻周刊》封二和香港《前哨》的封面。六个政治犯都穿囚服，大背手，像他妈的抗日军校学员。”

“害你们受累。”我内疚道。

“那晚突然大兵压境，挨个对我们进行搜查，鞋底都划开看了。重点缴照片，其次是书信及带字的东西。开头大伙都发懵，不晓得谁又东窗事发，接着又被从各组挑出，连夜押着转队，每个大队都安插人，就老雷留原地不动。一个钟点不到，我们就像肥皂泡消散在刑事犯的大河之中。”

“大家没咒我？”

“处境再难也能忍，不能忍的是坐了牢却被人忘记、冷落。谢谢你，廖胡子，至少海外通过照片初步见识了这批人的脸。”

證詞 - 廖亦武

Part 3

李必丰曾经问：“我们和六四亡灵相比，谁更幸运？”是啊，谁愿意看到刽子手擦拭着屠刀，继续在台上耀武扬威？11年了，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已化作泡影，政治犯（出狱或没出狱的）成了一份不光彩的社会遗产，被标榜“不过问政治”的绝大多数人所拒绝——他们曾经成群结队，狂热地投入街头政治！

死了的，白死；活着的，白活。我们与毛时代、邓时代，甚至蒋时代的政治犯没有质的差别；与特务、农民皇帝、《扫荡报》记者没有质的差别。我们是土壤，是为流芳百世的大树提供养分和背景的土壤，我们被践踏、玷污，泪往根上流，历史老人却听不见永恒黑暗下的哭泣。

證詞 - 廖亦武

Part 4

整个楼道热闹非凡，这头笛子在奏老掉牙的“日落西山红霞飞，战士打靶把营归”，那头二胡狂拉更老的《江河水》，均摇首晃脑，自我陶醉。我与李必丰被这乌烟瘴气的群众娱乐赶出楼外，在院子里发力兜圈，四周是来来去去的囚徒，墙根还蹲了一些，

我们兜圈的速度近乎小跑，有时感觉在人堆里斜着膀子穿插。“这两个疯子，”有人笑骂道，“在牛栏里赶考呢。”

“我是丰子，”李必丰纠正道，“他不是。”

“那就是癫子，”那人说，“一疯一癫，配齐了。”

我们相视一笑。天色更黯了，像要下雪，我们已兜了三十来圈。“你咋不引见几位八九同党？”我突然问。

“都是一条道上的，不用引见你也会认识。”李必丰说，“可其他人就不一定了。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我咋个？”

“你的案子。还有你这张脸。我觉得一边大一边小，下巴与额头也不对称，咋回事？你天生这样？”

“边防军打的。”李必丰淡淡地说。“学潮时我多次发表街头演说，还写了诗传单四处散发。成都人民商场起火我就在现场，当时有便衣边纵火边鼓励大家投入，我怀疑有阴谋，转身走了。六四后，政府出动军警平息骚乱，甩烟幕弹，抓人，人民南路还发生了流血冲突。我成了被通缉的要犯，只好跟几个人结伙，从四川逃到云南，在一庙里买通一个经常带人越境的克钦族和尚，爬坡下坎，奔命几天几夜，才出去了。真他妈活该倒霉！我居然在缅甸的一片森林里迷了路，绕来绕去，几个小时望不见天，只有些碎阳光从密叶缝中撒下地。和尚得了钱早回去了，其他人莫名其妙失踪，说不定挨了伏击？我越走越发毛，你看过50年代老电影《山间铃响马帮来》么？就那种军火兼鸦片烟贩子走的路，有时就没路，退回去更不行，就挥舞和尚留下的砍柴开路刀，手忙脚乱一阵。虚汗把衣裳湿透了，蚊子一团一团的，像微型原子弹在眼前炸，这是天晚的征兆，我以为会倒在丛林中，成为野兽的美餐呢，不料贴耳门响起军令：‘不准动！’

明明白白的普通话！我脑袋轰隆飞掉！膝盖一软，就跪倒在地。不怕您笑话，我尿了一裤子。千辛万苦越境就落得这个下场？”

“接着我又听见：‘举起手，站起来！不准朝后退，不准朝左右看，向前走！一、二、三、四！右转！用双手抱紧大树！’

“我乖乖服从口令，手脚却剧烈哆嗦，不太听使唤，连嘴巴鼻子都在抖。完了完了，等着吃枪子吧。”

“你这笨蛋！绕来绕去居然绕回国了？”

“没回国。”

“缅甸人会普通话？”

“我撞上缅共人民军了，其中不少云南当年的支边知青，为了解放全人类的共产理想，长年累月跟政府打丛林游击战。人民军和中方边防站经常往来。我被蒙着眼反绑回来，在深夜12点左右办完交割手续，就被拽进办公室，饿着肚子喂蚊虫。天一亮，门外传来突突突的柴油机响。门锁开了，一位战士把我的双手用长绳捆了，打个牛鼻绳大小的结，绳子另一头就拴在手扶式拖拉机后面。拖拉机启动，绳子猛一扯，沿着林间机耕道七弯八拐挺进。我由长绳牵着，像被贩卖的奴隶紧跟着跑，跑泥浆坑左一个右一个，不留神就滑倒了，扎扎扎拖一长段路，遇上坡，速度减缓，才能乘机爬起来…

…

“后来我被一块拦路石磕了一下，痛彻肺腑，就昏了过去。凉水浇醒了我，迷迷糊糊感觉到站了。又交割了一次。我被带到一块空地，四个士兵围拢来，一顿暴打。我脸部起码挨了几十拳头，我怀疑下巴打错位了。总而言之，我今天的光辉形象是亲人解放军塑造的。”

后来李必丰把案情又讲了几次，我感觉他更像渴望创造奇迹的行为艺术家。每日的兜圈散步是我们的功课，特别在夏天，可以在炎炎暑气中走很久。月儿在夕照里跃入天际，周围依稀玻璃渣子一般的星光。我想起了1987年去敦煌，住在莫高窟，深夜与两位画家一同深入戈壁探险的情景，我把拳头在李必丰鼻尖晃了晃说：“星星这么大，砸得人眼睛疼。”

李必丰却在想出狱咋办，“女朋友已经等了我好多年。”

“结婚生孩子吧。”

“是要结婚养家，”他心情复杂道，“可是我不甘心，这身反革命的皮剥不下来了。”

證詞 - 廖亦武

Part 5

李必丰比我晚几个月出狱，接着果然结婚生子。为了养家糊口，他把自己打扮成农民企业家的模样，整日疲于奔命。他在厂里打过工，还在成都北门大桥旁的“张姐泉水鱼”当过经理，结果那家小店很快成了民运人士的集散地，先后有几十人在那儿免费吃喝住宿过。1997年春，李必丰因向海外“中国人权”及多家媒体通报绵阳某国有企业几千

个职工罢工游行，阻塞高速公路，遭到军警严厉镇压的事件，而惊动国际社会，据说联合国劳工组织为此专派调查组赴绵阳考察。

此后约一年时间，李必丰四处流窜，躲避公安机关的通缉。终有一天，他按捺不住乡愁，冒险潜回绵阳家中探望老婆孩子。前后不过半小时，他就被发现了。在一个收费站，两辆疾驰而至的警车把他夹在了中间。

他以经济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。我明明晓得请律师无用，但还是在他老婆的再三恳求下为他请了辩护律师。现在他二进宫已两年半，有一次聚会，汪建辉告诉我，他寄去的钱和信都退回来了。

生死两茫茫，李必丰的传说够写厚厚一本书。可惜，我只能在这本书里潦草数笔，以表示对这个难友的一点怀念。

證詞 - 廖亦武

Part 6

此后约一年时间，李必丰四处流窜，躲避公安机关的通缉。终有一天，他按捺不住乡愁，冒险潜回绵阳家中探望老婆孩子。前后不过半小时，他就被发现了。在一个收费站，两辆疾驰而至的警车把他夹在了中间。

他以经济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。我明明晓得请律师无用，但还是在他老婆的再三恳求下为他请了辩护律师。现在他二进宫已两年半，有一次聚会，汪建辉告诉我，他寄去的钱和信都退回来了。

生死两茫茫，李必丰的传说够写厚厚一本书。可惜，我只能在这本书里潦草数笔，以表示对这个难友的一点怀念。